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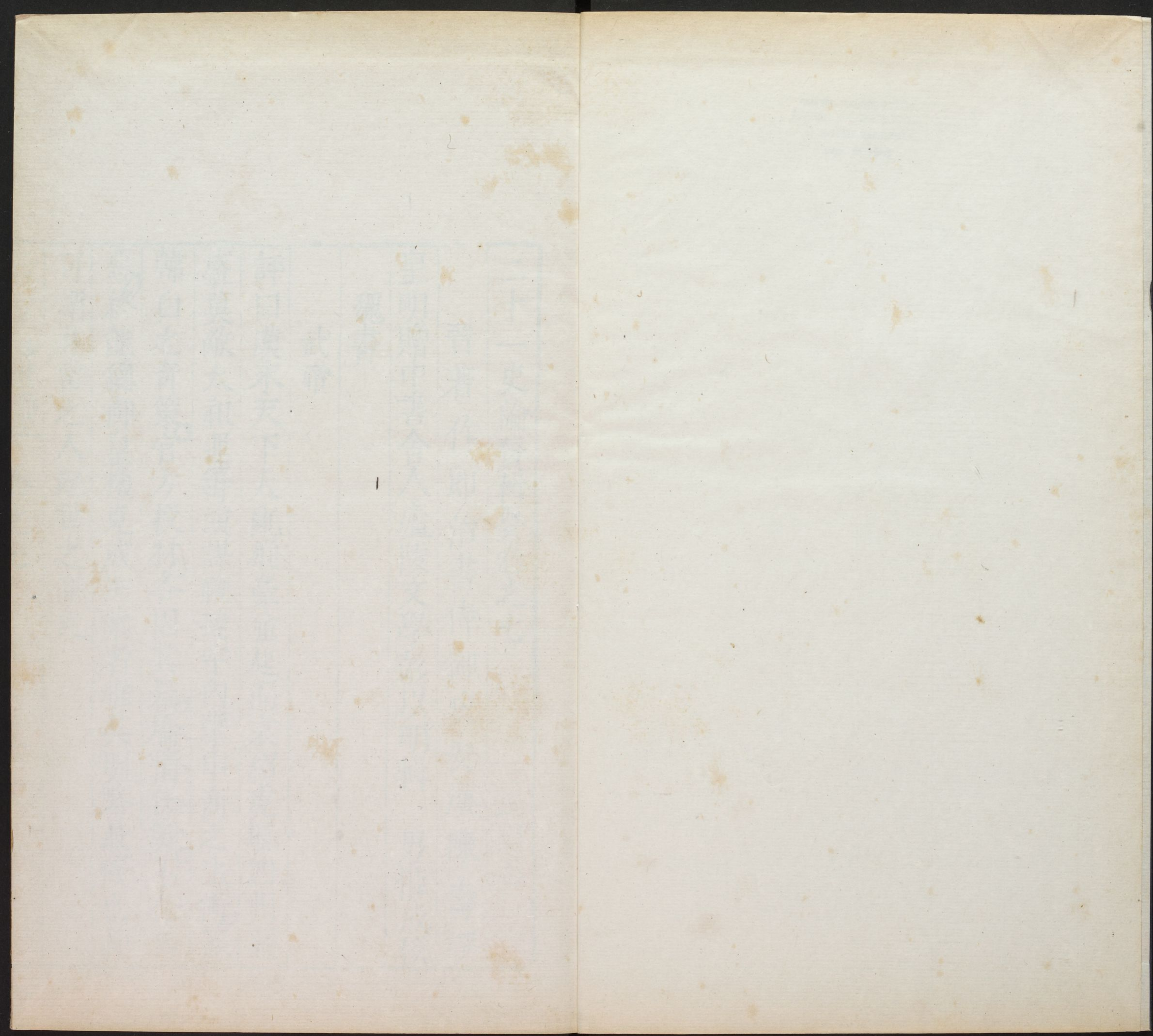
5

T 2516/4226 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M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 | | | | | |
| Lab D50 2 | 95/0/2 | 81/0/0 | 66/0/0 | 51/0/1 | 35/0/0 | 20/0/0 | 29/19/-54 | 55/-39/33 | 40/9/-43 | 42/57/29 | 82/4/79 | 51/50/-13 | 50/-28/-29 | 38/14/16 | 66/16/18 | 50/-5/-22 | 43/-14/21 | 55/-9/-25 | 71/-32/0 | 62/34/60 | 52/48/17 | 31/21/-21 | 72/-23/57 | 73/19/68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6 1942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七

哈爾濱大學圖書館藏

晉著作郎治書侍御史安漢陳壽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魏書

武帝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眈四州疆
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擊申商之法術該
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美不念舊
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
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文帝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疆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三少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旣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僭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

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斑寵有加焉

后妃傳二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爲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傳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袁紹劉表

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膺楊河朔
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
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廢社稷傾覆
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
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呂布張邈臧洪傳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竒之略輕狡反覆唯
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
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
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

遂洪以兵弱敵疆烈志不立惜哉

公孫瓚公孫度陶謙張楊張繡張魯傳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
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
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
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爲愈
焉

諸夏侯曹傳

評曰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金
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效勞爽德薄

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
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
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荀彧荀攸賈詡傳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
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美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
平之亞歟

袁渙張範涼茂國淵田疇王脩邴原管寧傳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蓋是貢禹
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

能第矣田疇抗節王脩忠禎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
尚確然不拔張玠胡昭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
焉

崔琰毛玠徐奕何夔邢顒鮑勛司馬芝傳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爲世名人毛玠清公
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度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
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旣
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鍾繇華歆王朗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

百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
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
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
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程昱郭嘉董昭劉燁蔣濟劉放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燁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
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
文翰孫資勤慎金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
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劉馥司馬朗梁習張既溫恢賈逵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
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
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
見述于後也

任峻蘇則杜畿鄭渾倉慈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
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
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
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綸治體蓋
有可觀焉

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爲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爲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處許褚典韋龐德龐清
閻溫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忌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處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德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

伏劔而誠感鄰國閻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其此之謂歟

武文世王公

評曰魏氏王公旣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王粲衛顛劉廙劉劭傅嘏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與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覲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遐用才達顯云

桓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評曰桓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卽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

云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

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疚矣

辛毗楊阜高堂隆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滿寵田豫牽招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畧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徐邈胡質王昶王基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王凌毋丘儉諸葛誕鄧艾鍾會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疆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

也

方術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烏丸鮮卑東夷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蜀書

紀傳

二牧劉焉劉璋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與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先主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後主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爲昏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季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爲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

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二主后妃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諸葛亮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飭者

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
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
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
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簫之亞匹矣然連季動衆未
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
公飛義釋嚴顏金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
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
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疆摯壯

猛金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龐統法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
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美然不以德素稱也擬之
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許靖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
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麋
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
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

謂一時之才士矣

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劉封彭萊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萊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金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

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况庸后乎哉

杜微周羣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護周

卻正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羣古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

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爲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爲世碩儒有董場之規卻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多故著于篇

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蔣琬費禕姜維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

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吳書

傳

孫破虜討逆

評曰孫堅勇擊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
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
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
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吳主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
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
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子讒說殄行胤嗣廢斃
豈所謂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
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吳三嗣主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僭位不終必然之勢也
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
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旣廢之亮不得其死
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
勝數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翼朝不謀夕其
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爲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
德猶或矢誓衆臣子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
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

淫極侈宜胥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列傳

劉繇太史慈士燮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妃嬪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爲心平一爲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宗室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况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垂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爲已

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帥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噐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辭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爲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張紘嚴峻程秉闕澤薛綜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爲世令噐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爲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周瑜魯肅呂蒙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竒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已

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凌統

潘璋丁奉徐盛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虞翻陸績張溫駱統陸瑁吾粲朱據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陸遜陸抗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子既奇遜之謀略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

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吳主五子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爲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賀齊全琮呂岱鍾離牧周魴

評曰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緩靜邦域者也呂

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略多竒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姦子獲譏毀名云

潘濬陸凱陸胤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胤身繫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是儀吳綜徐詳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榱椽之佐乎

吳範劉惇趙達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笑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諸葛恪滕胤孫峻孫綝濮陽興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况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責必危之理也峻絀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彀之說誅夷其宐矣

王蕃懷安玄賀邵韋曜華覈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爲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爲幸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七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八

晉書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帝紀

宣帝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
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
王已來處其憂而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疆
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氣霧交飛宣
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

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
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
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
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
再計矣旣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
鬪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
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
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
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慮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
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

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
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旣承忍死之託會無殉生
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
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
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
耻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
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
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
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故知貪於近
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已以益人則當

禍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况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啟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景帝文帝

史臣曰世宗以叡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迹空存翦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劔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啟南陽師摯之國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爲帝之主不亦難乎

武帝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竒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啟封疆決神筭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

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
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
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
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
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途
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
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
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
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雄權揚駿豺狼
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
以成踈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各舉
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
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
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
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
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
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閉其端而
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僞策心屢移於衆口
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
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

極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惠帝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邇宵人褒姒共叔帶並興襄后與犬戎俱運昔者丹朱不肖赧王逃責相彼凶德事關休咎方乎土梗以遂其情滌暑之氣將闡淫鼃之音罕記乃彰嗤笑用符顛隕豈通才俊彥猶形於前代增淫助虐獨擅於當今者歟物號忠良於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命生靈版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鑿共軫不有亂常則多庸暗豈明神喪其精鬼武皇不知其子也

懷帝愍帝

史臣曰懷帝承亂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旣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贊曰懷佩玉璽愍居黃屋鼈墜三山鯨吞九服獯入

金商穹居未央園顛盡什方趾咸僵大夫反首徙我平陽主憂臣哭于何不滅

元帝明帝

史臣曰維揚作寓馮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樓船萬計兵倍王室處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權外假嫌隙內興彼有順流之師此無疆藩之援商逢九亂堯止八音明皇負圖屬在茲日運龍韜於掌握起天旆於江靡燎其餘燼有苦秋原去縷經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園闕鎮削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厥孫謀其後七十

餘年終罹敬道之害或曰興亡在運非止上流豈創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成帝康帝

史臣曰肆虐滔天豈伊朝夕若乃詳刑不怨庶情猶仰又可以見逆順之機焉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垂威服凶徒旣縱神器阡危京華無敖庾之資宮室顛咸陽之火桀犬吠堯封狐嗣亂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駕不有晉文之師繫于苞乘且賴陶公之力古之戾服不幸臣家天子宣游則避宮北面聞諸遺策用爲恒範顯宗於王導

之門歛衣前拜豈魯公受玉之卑乎帝亦克儉于躬
庶能激揚流弊者也

穆帝哀帝海西公

史臣曰孝宗因繼抱之資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
有餘年以武安之才啟之疆場以文王之風被乎江
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間然矣哀王寬惠可以爲君而
鴻祀禳天用塵其德東海違許龍之駕屈放命之臣
所謂柔弱勝剛疆得盡於天年者也

簡文帝武帝

史臣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
光膺嗣位邁油雲而驤首濟沉川而能躍少康一旅
之衆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
海於旣世補穹圓於已紊事異於斯則弗由也簡皇
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
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於時西踰劔岫
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荆吳戰旅嘯叱成雲
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
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於時上天
乃眷疆氏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
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

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
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
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逾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干觴
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頽弛抑亦
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
符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爲武不亦優哉

安帝恭帝

史臣曰安帝卽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金傾
朝政主昏臣亂未有不如此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
心存舊國迴首無良忽焉蕭散於是桓玄承釁勢踰

飈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
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
民詎燻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皇屋而歸來灑
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
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爲之流漣者也

志

天文

昔在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顓天地之情
可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此則觀乎天文以示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

自我民聰明此則觀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
兆於人理祥變應乎天文得失雖微罔不昭著然則
三王邁德七曜順軌日月無薄蝕之變星辰靡錯亂
之妖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
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嚳
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昆吾紹德年
代緜邈文籍靡傳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
記于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
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
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
後代所宗暴秦燔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毀
及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繼爲史官著天文書以
明天人之道其後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皇
極論以參住之行事及班固叙漢史馬遷續述天文
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採之以繼前志今詳
衆說以著于篇

地理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
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華而不墜傾河海
而寧泄考卜惟王乘飛駐軫睨嶠山而鐫勒覽會城

以爲翫時逢稽浸道接陵夷平王東遷星離豆剖當
塗馭寓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干祀之餘當八堯
之禪先王乘梓輦宇來歸期固可得而言者矣惠皇
不虞中州盡棄末嘉南度綸行建鄴九分天下而有
二焉

律歷

魏尚書郎楊偉表曰臣覽載籍斷考歷數時以紀農
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
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日三
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

之則頒于境內夏后之世羲和酒淫廢時亂日則書
載胤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
至周室旣衰戰國橫騫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
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
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
司歷不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
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說褒貶糾黜司歷失閏
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於
秦漢乃復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
月紕繆如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

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歷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歷校中朔所老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踈密以建寅之月爲正朔以黃鍾之月爲律歷初其歷斗分太多後遂踈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歷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韜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

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歷初臣以爲昔在往代則法日顓頊曩自軒轅則歷日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歷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歷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歷臣之所建景初歷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乘心筭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金臣如此之妙也

禮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乃聖垂範

以爲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爲國爲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乃太一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頊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大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允缺哀公十一年

孔子自衛反魯迹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曠不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朞之喪中興爲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平之日䟽壁流而延冠帶啟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於斯爲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禮樂恒委浮華相尚而郊禋之制綱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豈當世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屬雕牆時逢糝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

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爲圓
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摺
紳爲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
制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
魯諸生各携緗素武皇帝亦初乎寇亂意先儀範其
吉禮也則三茅不剪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
冠降席徹膳明平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
中興事多權道遺文舊典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
詣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萬物權輿蕩近世之流
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雙劔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

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
身先之也穆哀之後王猷漸替桓温居揆政由已出
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暉執事主威長謝臣道車行記
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斯之謂歟

樂

夫人受天地之靈蘊清和之氣剛柔遞用哀樂分情
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
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輕軒於
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衢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
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觀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

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爲之綱紀云

職官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獎導民萌裁成庶政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
門之外而烏龍居位雲火垂名前書詳之其以尚矣
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爲
農正命重黎於天地詔融冥於水火則可得而言焉
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
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凡
厥樞會仰承君命摠及周武下車成康垂則六卿分

職二公弘化成樹司存各題標準苟非其道人弗虛
榮貽厥孫謀其固本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遵嬴舊
或隨時適用或因務遷革霸王之典義在於斯旣獲
厥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
魏初四鎮通於柔遠四平止於喪亂其渡遼凌江輕
車強弩式揚遐外用表攻伐興而復毀厥號彌繁及
當塗得志剋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
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
揆孫吳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忝舊章
世祖武皇帝卽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鄭冲爲

太傅王祥爲太保司馬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顛
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世所謂八公
同辰攀雲附翼者也若乃成乎棟宇非一枝之勢處
乎經綸稱萬夫之敵或牽羊以叶於夢或垂釣以申
其道或空乘以獻其術或操版以啟其心臥龍飛鴻
方金擬璧秦奚鄭產楚材晉用斯亦曩時之良具其
又昭彰者焉宣王旣誅曹爽政由已出網羅英俊以
備天官及蘭卿受羈貴公顯戮雖復策名魏氏而乃
心皇晉及文王纂業初啟晉臺始置二衛有前驅養
由之弩及設三部有熊渠飲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
乘茲奮翼猶武王以周之十亂而理殷民者也是以
泰始盡於太康喬柯茂葉來居斯位自大興訖於建
元南金北銑用處茲秩雖未擬乎夔拊龍言天工人
代亦庶幾乎任官惟賢蒞事惟能者也

輿服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皇帝皐衣纁裳
放勛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序舍寅丑之建玄戈玉刃
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含曜又所以營衛南
宮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綵頽丹班次
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

兼鞞珮衡載鳴和是以閑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補緝四維疏懷山之水靜傾天之害功尤彰者飾彌煥德愈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鞞火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爲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彩見秋蓬孤轉杓觴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興端周因於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垂陰雨五方之盛有八十物者焉宗馬鳥旌奚往不格殷公曹叔此焉低首周

禮巾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或遵遺範賓入異憲師行殊則是以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鈞膺儻革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時之路王之常制各有等差逮禮業彫訛人情馳爽諸侯征代憲度淪亡一紫亂於齊飾長纓混於鄒翫孔子曰君子其學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影鷓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阜旒之制旄頭罕車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凝脂布網

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爲帝軫除棄六冕以杓
玄爲祭服高祖入關旣因秦制世祖挺英雄之略摠
文景之資揚霓拂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祀后土登
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
匹以幸姬趙飛鸞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楊雄所謂彊
天狼之威弧張曜日之靈旄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
也於後王氏擅朝武車常軻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
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送葆車輿輦充庭之飾漸以
用備明帝採周官記禮更服袞章天子冠通天而佩
玉璽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於僭於是隨章儉略而

損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
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爲景
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
貺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晉氏金行
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王金象革木等路是
爲五路金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爲楯文三十
輻法月之數重轂二轄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
繫兩軸頭謂之飛鈴金薄繆龍之爲輿倚較輕重爲
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告陽笳鸞雀立衡楯文畫
轅及轅青蓋黃爲裏謂之黃屋金華施椽朱椽二十

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爲鷓翅加以金銀彫飾
故世人亦謂之金鷓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祭
戟於車之右皆橐而施之祭戟韜以黻繡上爲堯字
繫大蛙蟆幡輓長丈餘於戟之杪以釐牛尾大如斗
置左駢馬輓上是爲左纛轅皆曲向上取禮緯山車
垂句之義言不揉而能自曲

食貨

史臣曰班固爲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
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龔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
敗雖復三暉乃睽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

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
復以三年之筭顯宗卽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
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
三十草樹殷阜牛羊齋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
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
自相馳騫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
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
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
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
爲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

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乏建寧永和之初西
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
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冲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
年南宮灾延及北關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
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卽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
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
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
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
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
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

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
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
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
又錢無輪廓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
臨洮及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又
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代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
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
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
豆爲饑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
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

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儼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饑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金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招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棗棗袁術戰士取給羸蒲魏武於是乃募良民屯

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

淫於宮籞百僚編於手後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
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
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大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
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干戈於
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
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糧有
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
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
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
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
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
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
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
旣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火烟饑人自相啖食愍皇
西宅餒饑弘多斗米二金死人大半劉曜陳兵內外
斷絕十蕪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
浚江軍士草創蠻陬賧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
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淮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
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五行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
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
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
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
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
歸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
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更爲表裏
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
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

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
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
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
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
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
著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末李尋之徒
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爲言
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
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
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

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
福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
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災眚之說
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
可踰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宵
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
理焉念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
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爲心

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楊威高辛有觸
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
論其本意盖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
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
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
龔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
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
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
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
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祭之虔劉百姓

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
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
之抽脅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弔
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
泰而犴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徒青衣於
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况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
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
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
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
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

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
知將爲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
不汙宮掖不爲搢紳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
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
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世祖武皇帝接
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
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
爲簡惠仰昭天睠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
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
江左無外蠻貊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

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昏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九

晉書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列傳

后妃

史臣曰方祗體安儷乾坤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羲曜以齊明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此宣穆閱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盖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

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
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
稟資天縱其器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
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鷓羽於
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
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揔百官于
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機于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
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展各免華
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爲多
矣

王祥王覽何曾何劭何遵石苞石崇鄭冲

史臣曰若夫經爲帝師鄭冲於焉無愧孝爲德本王
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
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怙牛士
不怙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
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
競爽春畦霍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
之外撞鍾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
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羊祜杜預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呈貺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
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
牧秦王罷東并之勢乘枝不競瓜潤空慙垂大信於
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
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有
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
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
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旣
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狗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
之元良爲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
有焉

陳騫裴秀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好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
乏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
則聲蓋朋僚稱爲領袖楷則機神幼發自以清通俱
爲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衛瓘張華劉卞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
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
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遵乎險轍理有

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
固以赴蹈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
承劔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宗室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貞亮高密舍和宗室之望新蔡
遇禍忠全元喪譙門殉義力屈志揚勲自貽戚名隕
身亡順不恤忌流播遐方

宣五王文六王

贊曰文宣孫子或賢或鄙扶風遺愛琅邪克已澹謫
凶魁彤叅釁始幹雖靜退性乖恒理彼美齊獻卓爾

不羣自家刑國緯武經文木摧於秀蘭燒以薰

王沉荀顗荀勗馮統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動靜旣形悔吝斯及
有莘之勝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
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
人爵在魏叅席上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桐宮之謀
遽泄武闈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
豫讓之刑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蒺藜仁義
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質絲因家乏
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

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獯虜
遷播乘輿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
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
毒痛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
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猜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
視齊逸軌而長驚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刊
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
褻闇而偶震雖廢興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
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興謠踰里成詠勗之階禍又已
甚焉馮統外騁戚施內窮狙詐斃攸安賈交勗讐張
心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統之
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
矣

賈充鄭彰楊駿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
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
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
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
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
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

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年
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
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
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
言獲宥文琚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魏舒李熹劉寔高光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
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季
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
歟

王渾王濬唐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
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遄征渾旣獻捷橫
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
功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
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
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兢構南
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宸斲亂彝倫旣爲戒于功
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
爭子之明義雋材雖多亦奚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

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
安得長者之行哉

山濤王戎郭舒樂廣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其尸
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冲善發談端夷
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
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
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
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兕渠以求容貸頽牆之隕猶
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天厥生自貽伊

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
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組登
枝裸形捫鵠以此爲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
及道睽將聖事平跣指操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
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
歟慙夫能立志者也

鄭袤李胤盧欽華表石鑒温羨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
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
居保傳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緘於

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無足多談然
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
之規子若之儒素爲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
不亦宜哉石鑒以公亮升溫羨以明寤顯屬于危亂
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柏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劉毅程衛和嶠武陔任愷崔洪郭奕侯史光何
攀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
所不堪况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
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投光撫劔馳書北闕敗
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譏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
兩遭膚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懷魏臣
之志崔洪愛郤詵之道長升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
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

劉頌李重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
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慙華婉而理歸切要遊
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顛而有餘逮
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菹醢頌以此時
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

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
舉不避讐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
事當蓋疊疊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冲期之
識會豈虛也哉

向雄段灼閻續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寃然皆懼亂政之叅
夷懾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
而吞聲閻續伯官旣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
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察言
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

隸齒也茂伯篤忠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
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
棗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阮籍稽康向秀劉伶謝駸胡毋輔之畢卓王尼
羊曼光逸

忠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
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
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
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
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蹌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

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
蔑玉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
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
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
外棄而不存是以堯舜縱許由於埃埴之表光武舍
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
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
阮氏創先主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
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
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

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
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
遺事附于篇云

曹志庾峻郭象庾純秦秀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
叙彝倫武帝納姦諂之邪謀懷始終之遠慮遂乃君
茲青土作牧東藩遠邇驚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
教義方軌儒門蹇蹇匪躬悽悽體國故能抗言鳳闕
忤犯龍鱗身雖暫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
於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

因醉飽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
玄假譽攘善將非盜乎

皇甫謐摯虞束皙王接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
丘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耻確乎不拔斯固
有晉之高入者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旣戒奢
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
皙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
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
秩宗參定禋郊之禮虞旣厄於從理皙乃年位不充
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
天枉未伸驥足嗟夫

郤詵阮种華譚袁甫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群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
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乂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適
軸有懷於干祿郤詵等並韞價州里褻然應召對揚
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今思行已徇義
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
秘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愍懷太子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忠愛既深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噐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踈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寃逾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陸機陸雲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寔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噐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

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然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韜竒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覩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

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臣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夫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夏侯湛潘岳張戴

史臣曰孝若挾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

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倚
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蹟潘
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
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爲二賢之亞
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
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
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
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
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見竒於張敏濛汜之詠
取重於傅玄爲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
遺文非徒語也

江統孫楚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爲其
冠徙戎之論寔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
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逮愍懷廢
徙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彫位隆端右
竭誠獻替惇遺忽榮利聿脩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
兄弟矣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
媿色覽其貽皓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

蔑苞忿奔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諒自
取矣統綽棣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
淪跡下邑窮觀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懼
元子有匪躬之節豈以徒文雅而已哉

羅憲滕脩馬隆胡奮陶璜吾彥張光趙誘

史臣曰忠爲令德貞白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
而一節羅憲滕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賑出領嶠
而揚麾屬鼎命淪胥本朝失守屈巴丘而流涕集都
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輩于茲孝與之智勇玄威之
武藝滅醜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硜北審楊欣之必敗

譏揚駿之速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昺屈其深謀
陸抗竒其茂略薪樵之任清規自遠輦鼓之臣厥聲
彌劭景武南楚秀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
效誠陳於上策竟而俱斃貞則斯存

周處周訪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卽君子背之卽小人周
子隱以跖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
間終能克已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國亡軀可
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畧冠於
本朝庸績書於王府旣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

思難斯爲隘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筵等負雋逸
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疆
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
效逾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
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
訪噐兼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剋清江漢謀孫翼
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爲名將功成名
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廷抗辭僞主雖圖史所載
何以加焉

八王

史臣曰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
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
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
八王之謂矣

賈曰亮摠朝政瑋懷職競讒巧乘間豔妻過聽構怨
連禍遞遭非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過及
嚴誅偉哉武閔首創宏謨德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
奉國始終靡憲功虧一篲奄罹殘賊章度勤王效立
名楊合從閔右犯順爭疆事窮勢蹙感俱爲亂亡元超
作輔出征入撫敗國喪師無君震主焚如之變抑惟

自取

解系孫旂孟觀牽秀繆播皇甫重張輔李含張方閻昇索靖賈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二閻昇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闊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略未伸尋至傾覆昔宗周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違獷狁而西遷彼旣靈慶攸長此則禍難遄及豈愍皇地非奧主將絀允材謝輔臣何修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周浚成公簡苟晞華軼劉喬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劉喬忠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勲庸而祖宗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劉琨祖逖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

倫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
鷄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
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榮
居穢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
跣弛易情各運竒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
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
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
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
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圉痛哉士雅叶
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邵續李矩段匹磾

魏郭默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
之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
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讐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
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世龍
挫衄惜其寡弱功虧一篲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旣
拔迹危亡叅陪朝伍忿因毗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
豈宜至此段匹磾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
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
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磾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

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武十三王元四王簡文三子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萼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波塵而疹瘁遂使茫茫禹迹咸窟穴於豺

狼慄慄周餘竟沉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于此詳觀載藉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麴孽信惑讒諛遂使尼媪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彞倫攸斁終乃宗社淪亡元顯以童卯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凶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爲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嚭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旣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矣

王導

史臣曰原夫典午餐蹤本於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垂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成豈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蘓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

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慙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劉弘陶侃

史臣曰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縮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歛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窮撥孔暉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禔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

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雋
之列超居外相宏摠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拆釋
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
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
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
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
徵

溫嶠郗鑒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
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

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
里投軀而弗顧徼窳千群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
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
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兩泣若雪分
天之仇皇輿旋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
盜幾移國乎道微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
璧方回踵武奕世登台露冕爲飾援高人以同志抑
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
風矣

顧榮賀循楊方薛兼紀瞻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才共康庶績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緝帷幄佇其謀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傳朝望特隆遂使鑿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劉隗刁協戴若思周顛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爲政則害于而國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垂容衆非先王之

道也大連司憲陰侯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斲棺之議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踈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擔師旣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爽照理研幽伯仁凝正處臆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叅豫疇咨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顛招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應詹甘卓鄒騫卞壺劉超鍾雅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修文史足用人居列位則嘉謀
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績克
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旣而
人撓其謀天奪其鑒疑留不斷自取誅夷卞壺束帶
立朝以匡正爲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
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
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
巨滑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闊艱虞匪石爲
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
旬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孫惠熊遠王鑿陳顛高高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
王耀竒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旅炎運載昌稱狩之師
金行不競豈遭時之會斯蹇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
委質之貞闇於所修之慮本旣顛矣何以能終熊遠
王鑿有毗濟之道比之大厦其椽栴之佐乎崧之詆
溫頽之距結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頽之論採郭嘉
之風旨挹朱育之餘波故桓溫輟許攸之謀解結欽
王朗之跡緝之時典用此道歟

郭璞葛洪

史臣曰景純篤志綈緗洽聞疆記在異書而畢綜瞻
住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竒襲文雅於西朝振
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
則賤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
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官微於世禮薄
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
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
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
顏心委運何至銜刃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
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
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
忘倦納竒冊府揔百代之遺篇紀化仙都窮九丹之
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
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庾亮

史臣曰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縱濤
波方駕搢紳足爲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
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璿萼見誅物議稱其拔本
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蘓祖尋戈宗祧殆覆
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郗鑒協從必且戎車

犯順則與夫台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免淪
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憚恣凶懷
鳩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桓彝

史臣曰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庾之
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爲易
揚芳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
至夫基構迭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逡巡於內輔豁陵
厲於上游凌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
之用裏無未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温爲亢

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擅臺之
亂甯俞之忠無救奕棊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王湛等袁悅之祖台之荀崧范汪范甯劉惔張

憑韓伯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幾才惟王
佐叶宣尼之遠契翫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
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太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
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
有闕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
遠冲矜玉粹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

箋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
允釐於衮職或任華綸閣密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徽
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
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于時疆場多虞憲章罕備天
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微覆餗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
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豎之餘威繡栢雕楹陵
跨於宸極驪珍冶質充物於帷房亦猶犬彘腹肥不
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苟景猷履孝居忠
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崧則思業該
通緝遺經於已紊汪則風颺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

擢而言俱爲雅士劉韓雋爽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
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王舒王虞虞潭顧衆張闔

史臣曰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爲大
俠之首酈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
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沈江而薄其所
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規於多僻之
日虞潭顧衆狗貞心於危感之辰龍莞爲出內之端
鰲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陸燁何充褚裒蔡謨諸葛恢殷浩顧悅之蔡裔

史臣曰陸燁等僉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
參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祇悔而充抗言孺子
雖屈壓於權臣翊奉儲君竟導揚於末命頻參大議
屢畫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徽雅量衆議
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
俟以安危及其人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摠戎律
唯聞感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竒正
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
止足寘以刑書斯爲過矣

孔愉丁潭張茂陶回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蕩之材邀締構
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
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
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
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
宜遠明鬻賣之非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謝尚謝安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
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宸資之以端拱
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爲謝氏乎簡侯任摠中臺效

彰分閩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旣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攄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温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暮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

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爲高石奴以褊濁興累雖粵微類猶稱名實康樂木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澗頽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王羲之許邁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

卷之九
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
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盡善
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
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
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
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
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
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
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
蒙於紙
長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

之筋窮萬縠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
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
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
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
正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
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王遜蔡豹羊鑿劉胤桓宣毛寶劉遐鄧嶽朱序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荐臻外虞不息經
畧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胤服
勤於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驚乎咸和之後雖人不

遠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陳壽王長文虞傳司馬彪王隱虞預孫盛于寶

鄧粲謝沉習鑿齒徐廣

史臣曰古文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帥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研稽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

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窬王氏雖勤成之家未足多尚今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算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竒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爲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肯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僞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顧和袁環江迥車胤殷覲王雅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撓國步

於清虛骨體謬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
違顯命山甫獻誠讜而振頽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
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
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反
常之舉殷覲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
悅哀挽於軒冕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經之日天心
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王恭庾楷劉牢之殷仲堪楊佺期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履牢
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

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順勤王
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
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佺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
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檀憑之魏詠之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校正人非常之業莫
先竒士當衰晉陵夷之際逆玄僭擅之秋外乏桓文
內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
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大亨數窮之運乘義熙天啓之
資建大功若轉圜翦群凶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

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釁造宋而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勅敵因機效捷處死不懦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張軌張祚

史臣曰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縮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賓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卑孽陰傾冢嗣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夷王鸞以讜言嬰顯戮境內雲擾讐其竊名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衆奉身魏闕齒迹朝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涼武昭王

史臣曰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裊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覆篲創元天之基䟽洵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

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